

一生一世

乘兩點鐘的船，從澳門趕回來，是有原因的。

我的好朋友安東·蒙納 Anton Molnar 將在下午三點鐘等著我。他這一等，已經等了二十多年，我不能失約。

那時候，他還年輕，是個窮藝術家。我正在西班牙拍戲，抽空去匈牙利，準備見見被北韓綁架的韓國導演申相玉。

「我有一個朋友叫安東，你到了布達佩斯可以去找他。」童年同鄉黃壽森告訴我。

與黃壽森也不常見面，長大後各奔東西，他流浪了世界後定居在巴黎。我們間中互相介紹朋友當禮物！送的，當然是信得過的人。

黃壽森叮囑：「匈牙利人交朋友，是一生一世的。」

我懶洋洋地：「我和你交朋友，不也是一生一世嗎？」

由維也納驅車前往，是一條又直又寬的公路。從前奧匈帝國聯盟，有一段光輝的歷史，想把維也納和布達佩斯兩個首都結合，超過巴黎的繁華。兩地之間的交通，距離當然要拉得最近、最快捷為止。這條路，從馬車年代，一直用

到現在。

抵達布達佩斯已是晚上，這個城市的夜景最漂亮，雖然當年還受共產主義統治，但沒把名勝的燈光減暗，美得令人歎為觀止。

翌日，安東來我的酒店找我，是位又高又瘦的英俊青年。我們一見如故，他和女友陪著我在布達佩斯渡過三天三夜。從此，我們再也沒見面，但很長情地互相通信。安東由鐵幕逃到巴黎，靠繪畫為生，每次開過展覽會，一定把紀念冊寄來，我看到他的作品，一次比一次成熟，老懷安慰。二十多年來，他成為歐洲的一個重要畫家，如果你對這個人也感好奇的話，可以上他的網址看看：

<http://www.antonmolnar.com>。